

第八十八回

禪到玉華施法會

心猿木土授門人

話說唐僧喜喜歡歡，別了郡侯，在馬上向行者道：『賢徒，這一場善果，真勝似比邱國搭救兒童，皆爾之功也。』沙僧道：『比邱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，怎似這場大雨，滂沱浸潤，活潑者萬萬千千性命弟子也，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，慈恩蓋地也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哥的恩也有，善也有，却只是外施仁義，內包禍心。但與老豬走，就要作賤人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在那裏作賤你？』八戒道：『也穀了也穀了！常照顧我細，照顧我吊，照顧我煮，照顧我蒸——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，就該住上半年，帶挈我吃幾頓自在飽飯，却只管催促行路！』

長老聞言，喝道：『這個猢猻子，怎麼只思量撈嘴！快走，再莫闌口！』八戒不敢言，捫捫嘴，

挑着行囊，打着哈哈，師徒們奔上大路。此時光景如梭，又值深秋之候。但見——

水痕收，山骨瘦。紅葉紛飛，黃花時候。霜晴覺夜長，月白穿牕透。家家煙火夕陽多，處處湖光寒水溜。白蘋香，紅蓼茂。橘綠橙黃，柳篩穀秀。荒村鴈落碎蘆花，野店鷄

聲收菽豆。

四衆行轂多時，又見城垣影影。長老舉鞭遙指道：『悟空，你看那裏又有一座城池，却不知是甚去處？』行者道：『你我俱未曾到，何以知之？且行至前邊問人。』

說不了，忽見樹叢裏走出一個老者，手持竹杖，身着輕衣，足踏一對棕鞋，腰束一條扁帶，慌得唐僧滾鞍下馬，上前道個問訊。那老者扶杖還禮道：『長老那方來的？』唐僧合掌道：『貧僧東土唐朝，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。今至寶方，遙望城垣，不知是甚去處，特問老施主指教。』那老者聞言，口稱：『有道禪師，我這敝處，乃天竺國下郡，地名玉華縣。縣中城主，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，封爲玉華王。此王甚賢，專敬僧道，重愛黎民。老禪師若去相見，必有重敬。』

三藏謝了，那老者竟穿樹林而去。三藏纔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。他三人歡喜，扶師父上

馬。三藏道：『沒多路，不須乘馬。』四衆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。原來那關廟人家，做買賣的人煙湊集，生意亦甚茂盛。觀其聲音相貌，與中華無異。三藏吩咐：『徒弟們謹慎，切不可放肆。』那八戒低了頭，沙僧掩着臉，惟孫行者攙着師父。兩邊人都來爭看，齊聲叫道：『我這裏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，不曾見降豬伏猴的和尚。』八戒忍不住，把嘴一掬道：『你們可曾看見降豬王的和尚？』謊得滿街上人，跌跌跏跏，都往兩邊閃過。行者笑道：『猓子，快藏了嘴，莫裝扮，仔細脚下過橋。』那猓子低着頭，只是笑。過了吊橋，入城門內，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，熱鬧繁華。果然是神州都邑，有詩爲証——

錦城鐵瓮萬年堅，臨水依山色色鮮。百貨過湖船入市，千家沽酒店垂帘。樓臺處

處人煙廣，巷陌朝朝客賈喧。不亞長安風景好，雞鳴犬吠亦般般。

三藏心中暗喜道：『人言西域諸番，更不曾到此。細觀此景，與我大唐何異？所爲極樂世界，誠此之謂也。』又聽得人說，白米四錢一石，麻油八釐一斤，真是五穀豐登之處。行轂多時，方到玉華王府。府門左右，有長史府，審理廳，典膳所，待客館。三藏道：『徒弟，此間是府，等我進

去，朝王駿牓而行。』八戒道：『師父進去，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？』三藏道：『你不看這門上是「待客館」三字？你們都去那裏坐下，看有草料買些喂馬。我見了王，倘或賜齋，便來喚你等同享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放心前去。老孫自當理會。』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。館中有看館的人役，見他們面貌醜陋，也不敢問他，也不敢教他出去，只得讓他坐下不題。

却說老師父換了衣帽，拿了關文，竟至王府前，早見引禮官迎着問道：『長老何來？』三藏道：『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，今到貴地，欲倒換關文，特來朝參千歲。』引禮官即爲傳奏。那王子果然賢達，即傳旨宣進。三藏至殿下施禮。王子即請上殿賜坐。三藏將關文獻上，王子看了，見有各國印信手押，也就欣然將寶印了，押了花字，收摺在案，問道：『國師長老，自你那大唐至此，歷遍諸邦，共有幾多路程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也未記程途；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，曾留了頌子，言西方十萬八千里。貧僧在路，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。』王子笑道：『十四遍寒暑，即十四年了。想是途中有甚耽擱？』三藏道：『一言難盡，萬』

蟄生魔，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纔到得寶方。

那王子十分歡喜，卽着典膳官備素齋管待。三藏起身，啟道：『貧僧有三個小徒，在外等候，不敢領齋，但恐遲誤行程。』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進府同齋。當殿官隨出外相請，都道：『未曾見，未曾見。』有跟隨的人道：『待客館中坐着三個醜貌和尚，想必是也。』當殿官同衆至館中，卽問看館的道：『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？我主有旨，請吃齋也。』

八戒正坐打盹，聽見一個「齋」字，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：『我們是我們！』當殿官一見了，魂飛魄喪，都戰戰的道：『是個豬魑！豬魑！』行者聽見，一把扯住八戒道：『兄弟，放斯文些，莫撒村野。』那衆官見了行者，又道：『是個猴精！猴精！』沙僧拱手道：『列位休得驚恐。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。』衆官見了，又道：『竈君！竈君！』

孫行者卽教八戒牽馬，沙僧挑擔，同衆入玉華王府。當殿官先入啟知。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，却也心中害怕。三藏合掌道：『千歲放心。頑徒雖是貌醜，却都心良。』八戒朝上唱個

啞道：『貧僧問訊了。』王子愈覺心驚。三藏道：『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，不會行禮，萬望赦罪。』

王子奈着驚恐，教典膳官請衆僧去暴紗亭吃齋。三藏謝了恩，辭王下殿，同至亭內，埋怨八戒道：『你這夯貨，全不知一毫禮體！索性不開口，便也罷了；怎麼那般粗鹵：一句話，足足衝倒泰山！』行者笑道：『還是我唱啞的好，也省些力氣。』沙僧道：『他唱啞又不等齋，預先就抒着個嘴吆喝。』八戒道：『活淘氣！活淘氣！師父前日教我見人，打個問訊兒是禮；今日打問訊，又說不好，教我怎的幹麼？』三藏道：『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，不會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！』常言道：『物有幾等物，人有幾等人。』如何不分個貴賤？』正說處，那典膳官帶領人役，調開桌椅，擺上齋來。師徒們却不言語，各各吃齋。

却說那王子退殿進宮，宮中有三個小王子，見他面容改色，即問道：『父王今日爲何有此驚恐？』王子道：『適纔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，倒換關文，却一表非凡。我

留他吃齋，他說有徒弟在府前，我卽命請，少時進來，見我不行大禮，打個問訊，我已不快。及抬頭看時，一個個醜似妖魔，心中不覺驚駭，故此面容改色。』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衆不同，一個個好武好強，便就伸拳擄袖道：『莫敢是那山裏走來的妖精，假裝人像，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！』

好王子，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，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鉞，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，雄糾糾，氣昂昂的，走出王府，吆喝道：『甚麼取經的和尙？在那裏？』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：『小王，他們在這暴紗亭吃齋哩。』小王子不分好歹，闖將進去，喝道：『汝等是人是怪，快早說來，饒你性命！』說得三藏面容失色，丟下飯碗，躬着身道：『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，人也，非怪也。』小王子道：『你便還像個人，那三個醜的，斷然是怪！』八戒只管吃飯，不睬。沙僧與行者欠身道：『我等俱是人，面雖醜而心良，身雖劣而性善。汝三個却是何來，却這樣海口輕狂？』旁有典膳等官道：『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。』八戒丟了碗道：『小殿下，各拿兵器怎麼？莫是要與我們打哩？』

二王子掣開步，雙手舞劍，便要打八戒。八戒嘻嘻笑道：『你那劍只好與我這劍做孫子罷了！』即揭衣，腰間取出劍來，幌一幌，金光萬道；丟了解數，有瑞氣千條；把個王子，說得手軟筋麻，不敢舞弄。行者見大的個，使一條齊眉棍，跳阿跳的，卽耳朶裏取出金箍棒來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有丈二三長短；着地下一搗，搗了有三尺深淺，豎在那裏，笑道：『我把這棍子送你罷！』那王子聽言，卽丟了自己棍，去取那棒；雙手儘氣力一拔，莫想得動分毫；再又端一端，搖一搖，就如生根一般。第三個撒起莽性，使烏油棒便來打；被沙僧一手劈開，取出降妖寶杖，燃一炷，艷艷光生，紛紛霞亮，說得那典膳等官，一個個呆呆掙掙，口不能言。

三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：『神師！神師！我等凡人，不識萬望施展一番，我等好拜授也。』行者走近前，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，道：『這裏窄狹，不好展手，等我跳在空中，耍一路兒你們看看。』好大聖，吩咐一聲，將筋斗一縱，兩隻腳踏着五色祥雲，起在半空，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；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，黃龍轉身，一上一下，左旋右轉；起初時，人與棒似錦上添花，次後來不見人，只見一天棒滾，八戒在底下喝聲采，也忍不住手脚，厲聲喊道：『等老豬也去耍耍。』

要來』好獸子，駕起風頭，也到半空，丟開鉞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前七後八，滿身解數，只聽得呼呼風響。

正使到熱鬧處，沙僧對長老道：『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。』好和尚，隻着脚一跳，輪着杖，也起在空中，只見那銳氣氤氳，金光縹緲；雙手使降妖杖，丟一個丹鳳朝陽，餓虎撲食，緊迎慢攢，捷轉忙攢。弟兄三個大展神通，都在那半空中揚威耀武。這纔是——

真禪景象不凡同，大道緣由滿太空。金木施威盈法界，刀圭展轉合圓通。神兵精

銳隨時顯，丹器花生到處崇。天竺雖高還戒性，玉華王子總歸中。

說得那三個小王子，跪在塵埃；暴紗亭大小人員，並王府裏老王子，滿城中軍民男女，僧尼道俗，一應人等，家家念佛磕頭，戶戶拈香禮拜。果然是——

見像歸真度衆僧，人間作福享清平。從今果正菩提路，盡是參禪拜佛人。

他三個各逞雄才，使了一路，按下祥雲，把兵器收了，到唐僧面前問訊，謝了師恩，各各坐下不題。

那三個小王子，急回宮裏，告奏老王道：『父王萬千之喜！今有莫大之功也！適纔可曾看見半空中舞弄麼？』老王道：『我纔見半空霞彩，就於宮院內同你母親等衆焚香啟拜，更不知是那裏神仙降聚也。』小王子道：『不是那裏神仙，就是那取經僧三個醜徒弟。一個使金箍鐵棒，一個使九齒釘耙，一個使降妖寶杖，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。我們教他使一路，他嫌「地上窄狹，不好施展，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。」他就各駕雲頭，滿空中祥雲縹緲，瑞氣氤氳，纔然落下，都坐在暴紗亭裏。做兒的十分歡喜，欲要拜他爲師，學他手段，保護我邦。此誠莫大之功！不知父王以爲何如？』

老王聞言，信心從願。當時父子四人，不擺駕，不張蓋，步行到暴紗亭。他四衆收拾行李，欲進府謝齋，辭王起行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倒身下拜，慌得長老起來，撲地還禮。行者等閃過旁邊，微微冷笑。衆拜畢，請四衆進府堂上坐。四衆欣然而入。老王起身道：『唐老師父，孤有一事奉求，不知三位高徒，可能容否？』三藏道：『但憑千歲吩咐，小徒不敢不從。』老王道：

『孤先見列位時，只以爲唐朝遠來行脚僧，其實肉眼凡胎，多致輕襲。適見老師三位高徒起舞在空，方知是仙是佛。孤三個犬子，一生好弄武藝，今謹發虔心，欲拜爲門徒，學些武藝。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，普運慈舟，傳度小兒，必以傾城之資奉謝。』

行者聞言，忍不住呵呵笑道：『你這殿下，好不會事！我等出家人，已不得要傳幾個徒弟。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，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，但只以情相處，足爲愛也。』王子聽言，十分歡喜，隨命大排筵宴，就在本府正堂擺列。噫！一聲旨意，即刻俱完。但見那：

結綵飄飄，香煙馥郁。戴金桌子掛綵綃，幌人眼目；綵漆椅兒鋪錦繡，添座風光。樹果新鮮，茶湯香噴。三五道閑食清甜，一兩餐饅頭豐潔。蒸酥蜜煎更奇哉，油劉糖澆真美矣。有幾瓶香糯素酒，斟出來，賽過瓊漿；獻幾番陽羨仙茶，捧到手，香欺丹桂。般般品品皆齊備，色色行行盡出奇。

一壁廂叫承應的歌舞吹彈，撮弄演戲。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樂一日，不覺天晚，散了酒席，又叫即在綦紗亭鋪設牀幃，請師安宿，待明早竭誠焚香，再拜求傳武藝。衆皆聽從，即備香

湯，請師沐浴，衆却歸寢。此時那——

衆鳥高棲萬籟沉，詩人下榻能哦吟。銀河光顯天彌亮，野徑荒涼草更深。枯杵叮

咚敲別院，關山杳鴛動鄉心。寒蛩聲朗知人意，嚙嚙牀頭破夢魂。

一宵晚景已過。明早，那老王父子，又來相見。這長老昨日相見，還是王禮，今日就行師禮。那三個小王子，對行者，八戒，沙僧，當面叩頭，拜問道：『尊師之兵器，還取出來與弟子們看看。』八戒聞言，欣然取出釘鈹，拋在地下。沙僧將寶杖拋出，倚在牆邊。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，就如蜻蜓撼石柱，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，莫想拿動半分毫。大王子見了，叫道：『兄弟莫費力了。師父的兵器，俱是神兵，不知有多少重哩。』八戒笑道：『我的鈹也沒多重，只有一藏之數，連柄五千零四十八斤。』三王子問沙僧道：『師父寶杖多重？』沙僧笑道：『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。』

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，行者去耳朵裏取出一個針兒來，迎風幌一幌，就有碗來粗細，直直的豎立面前。那王父子都皆悚懼，衆官員個個心驚。三個小王子禮拜道：『豬師沙師

之兵，俱隨身帶在衣下，即可取之，孫師爲何自耳中取出？見風即長，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閑可有者。這棒是——」

「鴻濛初判，陶鎔鐵，大禹神人親所設。湖海江河淺共深，曾將此棒知之切。開山治水太平時，流落東洋鎮海關。日久年深放彩霞，能消能長能光潔。老孫有分取將來，變化無窮隨口訣。要大彌於宇宙間，要小却似針兒節。棒名如意號金箍，天上人間稱一絕。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，或粗或細能生滅。也曾助我鬧天宮，也曾隨我攻地闕。伏虎降龍處處通，煉魔除怪方方徹。舉頭一指太陽昏，天地鬼神皆胆怯。混沌時傳到至今，原來不是凡間鐵。」

那王子聽言，個個頂禮不盡。三人向前重重拜禮，虔心求授。行者道：「你三人不知學那般武藝？」王子道：「願使棍的就學棍，慣使鎚的就學鎚，愛用杖的就學杖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教便也容易，只是你等無力量，使不得我們的兵器，恐學之不精，如「畫虎不成反類狗」也。古人云：「訓教不嚴師之情，學問無成子之罪。」汝等既有誠心，可去焚香來拜了天地，我先傳

你些神力，然後可授武藝。』

三個小王子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即便親抬香案，沐手焚香，朝天禮拜。拜畢，請師傅法。行者轉下身來，對唐僧行禮道：『告尊師，恕弟子之罪。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，秉教沙門，一向西來，雖不曾重報師恩，却也曾渡水登山，竭盡心力；今來佛國之鄉，幸遇賢王三子，投拜我等，欲學武藝；彼既爲我等之徒弟，即爲我師之徒孫也。謹稟過我師，庶好傳授。』三藏十分大喜。八戒、沙僧見行者行禮，也即轉身朝三藏磕頭道：『師父，我等愚齒，拙口鈍腮，不會說話，望師父高坐法位，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要要；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。』

三藏俱欣然允之。行者纔教三個小王子都在暴紗亭後靜室之間，畫了罡斗，教三人都俯伏在內，一個個瞑目寧神。這裏却暗暗念動真言，誦動呪語，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，把元神收歸本舍，傳與口訣，各授得萬千之膂力，運添了火候，却像個脫胎換骨之法。運遍了子午周天，那三個小王子，方纔甦醒，一齊爬將起來，抹抹臉，精神抖擻，一個個骨壯筋強。大王子就取得金箍棒，二王子就輪得九齒鉞，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。

老王見了，歡喜不勝，又排素宴，啟謝他師徒四衆。就在筵前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，學鈿的演鈿，學杖的演杖。雖然打幾個轉身，丟幾般解數，此等終是凡夫，有些着力走一路，便喘氣噓噓，不能奈久；其進退攻揚，豈能有變化自然之妙也！當日收了筵宴。

次日，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：『感蒙神師授賜了膂力，縱然輪得師的兵器，只是轉換艱難；意欲命匠依神師兵器式樣，減削斤兩，打造一般，未知師父肯容否？』八戒道：『好好！說得有理。我們的器械，一則你們使不得，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，正該另造另造。』王子隨即宣召鐵匠，買辦鋼鐵萬斤，就在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。先一日將鋼鐵煉熟，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，九齒鉞，降妖杖，都取出放在蘆廠之間，看樣造作。遂此晝夜不收。

噫！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，一刻不可離者，各藏在身，自有許多光彩護體；今放在廠中幾日，那霞光有萬道沖天，瑞氣有千條罩地。其夜有一妖精——離城只有七十里遠近，山喚豹頭山，洞喚虎口洞，一夜坐之間，忽見霞光瑞氣，即駕雲來看。見光彩起處是王府之內，他按下雲頭，近前觀看，乃是三般兵器放光。妖精又喜又愛道：『好寶貝！好寶貝！這是甚人用的，今

放在此……也是我的緣法，拿了去呀！拿了去呀！」他愛心一動，弄起威風，將三般兵器，一股收之，竟轉本洞。正是那——

道不須臾離，可離非道也。神兵盡落空，枉費參修者。

畢竟不知怎生尋得兵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